

(英)阿历斯蒂尔麦克莱恩著

陈长元译 马忠志校

魔菌疑案



魔 菌 疑 案

〔英〕阿历斯蒂尔麦克莱恩 著

陈 长 元 译

马 忠 志 校

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

魔 菌 疑 案

(英)阿历斯蒂尔·麦克莱恩著

陈长元 译 马忠志 校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原平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18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6,800册

*

ISBN 7-5378-0114-2

I·121 定价: 3.50元

内容提要 and 作者简介

英国莫尔登研究所一种致命力极强的毒菌——恶魔病菌被窃，数人丧生。元凶是谁？他想干什么？侦探卡维尔在警方的配合下，经过紧张的调查和严密的推理，终于发现了罪犯：他妄图以释放毒菌为要挟，洗劫伦敦的世界最大几家银行。警方追捕屡遭失败，罪犯讹诈连连得手。眼看阴谋就要得逞，卡维尔又出现了，但罪犯举起了装有毒菌的瓶子，要与几百万伦敦人同归于尽……

小说作者是世界著名惊险小说家，1922年生于苏格兰，1987年2月21日去世。年轻时他曾加入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后入爱丁堡大学，后来又去教书。1955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英舰尤利西斯》问世，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一生著书20多部，畅销全世界。麦克莱思想象力丰富，他的作品情节曲折，惊险紧张，逻辑严密，悬念极强，但又不乏讥讽和诙谐。他的许多作品被搬上银幕，受到广泛的欢迎。

第一章

那天早上没有我的信，这不足为奇。自从我租赁了那套靠近牛津大街的三楼小办公室以来，已三个星期都没有收到一封信了。我关上了外间8×10英尺办公室的大门，绕过那些准备着有一天时来运转，好给卡维尔侦查所招待员用的桌椅，推开了里间标有“私人”字样的房门。

门后面是卡维尔侦查所主任皮埃尔·卡维尔的办公室。我，不仅是主任，而且也是它的全部工作人员了。这个房间比接待室稍大一些，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丈量过它。而只有受过训练的测量员才能用肉眼看出这一点来。

我并不是一个骄奢淫逸，贪图安乐的人，可我也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是一个相当简陋的地方。涂了颜料的墙上满是近乎灰色的轻淡色彩：靠近地板那儿是灰白颜色，到接近天花板的地方已经变成差不多是黑色的了。只有伦敦的大雾，再加上多年的荒废搁置才能造成这个样子。在一面墙上有一扇狭长的窗户，向下俯视着一个窄小的、污秽不堪的院子。窗户内侧倒是擦洗过了，紧靠它的旁边挂着一份月历。铺着油毡布的地板上放着一张四方的办公桌，已不是新的了，有一把转椅，

是我坐的，还有一把皮的扶手靠椅，铺着坐垫，是给顾客坐的。有一长条地毯，绒毛已快磨光了，可以给顾客的腿脚御寒用，还有一个衣帽架和一对绿色的金属公文柜，都是空空的没有东西。其他也就没什么了，其实也再没有放东西的地方了。

我刚坐进转椅里，接待室的门铃就重重地响了两下，门钮发出嘎嘎声。走廊门上写着“进门请按铃”，有个人正在这样做，边按铃边走进来。我拉开办公桌最左端的抽屉，拿出一些纸张信封摊在面前，收膝并腿正要站起来，这时我里间屋门上又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的人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衣服，是最新意大利式样的，外面套着一件小翻领的外衣。他左手戴着一只鹿皮手套，手里攥着另一只手套以及黑色礼帽和公文包，手腕上面几吋之处还挂着一把收拢起来的角柄黑伞。一张苍白的刀条脸，稀疏的黑发齐中间分开，几乎一直梳到后面；一副无缘眼镜，一只鹰钩鼻子，上嘴唇上有一条细细的黑线，再仔细一瞧，仍然象一条细黑线，但那是一撮小胡子，真是妙极了。他看上去是如此的精细，就象一个伦敦商业区第一流的会计师。别的我比不了，只能把他比作如此而已。

“请原谅，我就这样一直走进来了。”他略微笑了笑，露出了上边的三颗金牙齿，又稍稍嗽了嗽肩膀，接着说：

“不过，似乎您的秘书……”

“嗯，好吧，请进吧！”我说。他甚至谈起话来也象一个会计，很有节制，过于自信，发音上也稍微过于考究了些。他向我伸出手来，连握手也很有特色：麻利、简捷，让

人什么也看不出来。

“马丁，”他自我介绍道：“我叫亨利·马丁。您是皮埃尔·卡维尔先生？”

“是的，您请坐，马丁先生。”我说。

“谢谢您。”他极其小心谨慎地坐了下来，身子直挺挺地，两脚并在一起，将公文包小心翼翼地平放在并拢的膝盖上，向四周慢慢地扫视了一遍，没有遗漏掉一样东西。然后他不露牙齿地轻轻笑了笑，说：“生意，啊，这些天不那么兴隆吧，卡维尔先生？”

或许他终究不是个会计吧。会计，照例是彬彬有礼，举止得体，不会轻易得罪人的。可他此刻呢，或许已有点儿不那么心平气和了吧。当然，来找私人侦探的人很少是心境正常的。

“我这样开业是为了戏弄一下税务检查员。”我解释道。“马丁先生，要我帮你什么忙吗？”

“就告诉我一些您自己的情况吧。”他不再微笑了，眼睛也不再转了。

“关于我自己？”我的声音尖尖的，但并不锋芒毕露，这正是一个开业整整三周以来未曾有一个顾客登门的人讲话的声音。“请开门见山地说吧，马丁先生，我还有事要平呢。”我是有事要做的，点支烟，读读晨报，诸如此类的吧。

“我很抱歉。不过，还是请您先谈谈自己吧。我有一件很需要慎重处理的、困难的使命想起了您。可我必须先得确认一下您就是我所要找的人才行。我想，这是合情合理的吧？”

“使命？”我沉思地望着他，心想这没什么问题，不过我倒有点厌恶他了。我接着说：“我不执行使命，马丁先

生。我只进行调查！”

“当然，当在有调查要做的时候是如此。”他的语调平平淡淡的，不会使人特别动气：“或许倒是我应该先给您提供些情况吧。请耐心听一会儿我这种不同寻常的谈话方式吧，卡维尔先生。我想您不会为此而觉得遗憾的。”他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个牛皮纸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硬纸，开始念了起来，一面念还一面解释其意。

“皮埃尔·卡维尔，生于法国卡尔瓦多斯省利西乌克斯市。英法血统。父亲约翰·卡维尔是英国汉普郡金斯克萊尔市的土木工程师，母亲安妮——玛丽·莱香普斯，法国的比利时后裔——是利西乌克斯市人。有个姐姐叫莉塞尔。父母和姐姐都死于鲁昂①空袭之中，而卡维尔却乘迪亚维尔——纽喀芬号渔船逃出。还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曾六次被空投到法国北部，每次都带回来很有价值的情报。战争爆发前两天，被空投到诺曼第②。战争结束时，被授予了不下六枚勋章——三枚英国的，两枚法国的和一枚比利时的。”

亨利·马丁抬起头来望了望，微微笑了笑，接着说：“不过得说明一下，就是勋章没有要。据某些引用的讲法，大意是说战争已使您迅速长大了，您也不小了，不能玩玩具了。后来你加入了英国正规陆军，在情报部队被提升为少校，我相信是和M·I·6——反间谍部队密切合作的。后来，又加入了警察。卡维尔先生，您为什么要离开陆军呢？”

①鲁昂为法国一城市名。

②诺曼第是法国西北部的一个沿海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此登陆。

我真想把他撵出去。可当时我太好奇了，没有这样做。他还知道些什么呢？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前途黯淡。”我说。

“您被革职了。”他略微笑了笑，说：“当一个下级军官决定要打击一个上级军官的时候，从策略上说，他应该挑选一个陆军校官以下的人才对。可您却判断失误，选择了一个少将。”他又瞅了一眼手中的纸，继续说：“您加入了首都警察部队，官阶迅速上升了。必须承认，在您自己那一行里，您确实表现得很有天赋和才能——升到了巡官的位置。在最后两年里，您再次被委以特别职责，性质没有规定。不过，我们能够猜得出来。接着，您就辞职了。对不对？”

“对。”

“在一份记录档案卡上，‘辞职’看起来要比‘解职’好得多，这也就是您在这一职位上又多呆了二十四小时的缘由。您似乎算得上是个犯上的天才了，据我了解是与一个副局长有些矛盾。不过，您仍然有着朋友，而且是些很有权势的朋友。在您辞职后一周内，您就被委任为莫尔登研究所的保安主任了。”

我在办公桌上摆好纸张，停止了正在做的事情，恬静地说：“我的详细记录已有现成的，如果您知道到哪儿去看的话。但是您无权知道那最后一项情报。”的确如此，威尔特郡莫尔登微生物研究所的保密等级，其程度似乎都接近克里姆林宫了。

“这一点我完全知道，卡维尔先生。”他说，“我有着大量的我不应该占有的情报。比方，就象我所知道的那额外的一项吧，根据您的档案来看，您也是从该岗位上被解职的，

048924

就跟那另外一项一样。这也就是我今天之所以到这儿来的真正原因了：我知道您是为什么被解职的。”

我的这个顾客是一个会计，从这个我第一次在侦探工作中所作出的推断来看，我在这个行业里的前途可不怎么妙：假使将一份收支差额用银盘子盛着交给亨利·马丁的话，恐怕他是不会认识的。我想知道他真正的行当可能是什么，可我简直无从猜起。

“您从莫尔登微生物研究所被解职了，”马丁继续刻板地说，“主要原因是由于您不能保持闭口缄默。哦，这可与安全保卫无关，我知道的。”他摘下无缘眼镜擦了擦，接着说：“在这一行干了十五年之后，您也许甚至连自己所知道的一半都讲不出，可您却向最上层的科学家们、主任们谈了。在莫尔登研究所里，您毫不掩饰您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的看法。该机构在议会的预算中被称之为莫尔登保健中心，是由英国陆军部绝对控制的。对此事实，您并不是头一个作出严厉评论的人。当然，您是知道莫尔登研究所主要是与研制和生产用于战争的微生物有关的，这种已经在那里得到改良和完善的武器是多么的可怕和恐怖。用这种武器武装起来的飞机，在几个小时以内就可以无条件地毁灭掉任何国家的一切生命。知道这一点的人为数很少，而你却是其中之一。对于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这种武器来对付天真无邪、清白无辜的平民百姓，您有着强烈的异议。您把您的意见在莫尔登研究所内部的许多场合让许多人都知道了，在太多的场合里，有太多的人知道了。所以，今天您才成了一个私人侦探。”

“生活是不公正的，”我同意道。接着站起身来，走到

们那儿，转动钥匙锁上了门，并将钥匙装进口袋里。“马丁先生”，我说，“您必须意识到，您已经说得太多了。请您说说有关我在莫尔登研究所活动的情报来源吧。在你告诉我这一点之前，你就甭离开这儿了。”

马丁叹了口气，重新戴上眼镜。

“就跟演戏似的，这可以理解，但完全没有必要嘛。您拿我当傻瓜，卡维尔？我看上去是个傻子吗？我所告诉您的这一切，都是我不得不告诉您的，为的是要赢得您的合作。好，现在我把我的名片放在桌子上，完完全全是货真价实的。”他掏出一只皮夹子，从里面摸出一张长方形的厚光纸卡片，放在了桌子上，说：“这对您够意思了吧？”

这张名片很能说明问题了。横越名片中央有一行题词：“世界和平理事会”；右下角：“亨利·马丁，伦敦分会秘书。”

马丁把椅子向我挪近了些，将身子向前倾，前臂放在桌子上。他脸上的表情是专注而严肃的。

“当然，您是知道这些的了，卡维尔先生。我说它是当今世界安宁的最伟大的力量，我认为我这并不是在吹牛。我们理事会超越种族，超越宗教和政治，您听到过我们首相和内阁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它的一员吧。我不想对这些作什么评论。不过，我可以说明英国大多数的教会权贵，不管是新教徒、天主教徒还是犹太人，都是其成员。我们有爵位的成员，象《迪布雷德》^①一书里的那些人；其他尊贵成员，象《现代名人录》中的那些人；还有外交部，它是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的，比其他部门更害怕有什么风吹草动了，它也是

^①迪布雷德：是英国的一个地名，其书中收集了许多人名。

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的。我们今天得到了我们国家里一切最善良、最明智、最有远见的人的支持。在我背后有着很有权力的人物啊，卡维尔先生！”他淡淡地笑了笑，又接着说：“甚至在莫尔登研究所里，我们也有着深有影响力的成员呢。”

他所说的这一切，我知道都是真的——只是除了有关莫尔登研究所那一点点而外，说不定也许那也是真实的呢，这说明了他知识丰富。我自己不是理事会成员，也不是《迪布雷德》书中或《现代名人录》中所包含的那种类型的人。但是，我知道世界和平理事会是一个半秘密性质的团体，它承认外交谈判最好是不通过报纸标题来进行。它只是最近才发起的，可已经被西方世界看作是人类最终的、最美好的希望了。

马丁从我这儿拿起了名片，塞回到他皮夹子里，说：“我要说的一切就是我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是在为一个前景辉煌的团体工作着。”

“我相信。”我说。

“谢谢！”他又去掏他的公文包，拿出一个象后裤兜酒瓶形状大小的铁盒子，说：“喏，卡维尔先生，我们坦率地说，在我们这个恐惧的国家里有着一个军阀主义集团，他们看来似乎想要毁灭我们的一切梦想和希望。这些疯子们每天喧嚣地谈论着要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细菌战。但他们要马到成功却是极为靠不住的。然而对这种极不可能的紧张局势，我们也不不得不在自己的防卫上小心谨慎才行。”他谈起话来就好象是已反复作了一百次演讲似的。

他继续接着说：“对付这种细菌袭击，是不能有，也不会有防御的。但对付这种病菌的疫苗，经过两年最深入细致的

研究后已经研制出来了。不过，世界上只有莫尔登研究所才有供应。”他停了停，犹豫了一下，然后将那个长颈瓶隔桌推给了我，说：“这个长颈瓶是三天以前从莫尔登研究所弄出来的，里面的东西加以培养，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疫苗来，使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得以免疫。我们是兄弟们的监护人嘛。卡维尔先生。”

我盯着他望了望，没有说什么。

“请把这个瓶子立即送到华沙的这个地址去。”他将一张纸片隔桌推了过来，说：“现在先付给您一百英镑。全部费用，等回来时再给一百英镑。一份美差啊，我晓得，也许是危险的差事吧。不过按照您的情况来看，我是不应该这样想的。我们已很仔细地调查过您了，卡维尔先生。据称，您熟悉欧洲偏僻的小路，就如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熟悉伦敦街道一样。我估计国境边界不会给您带来什么很大麻烦的。”

“还有我的反战同情心哩。”我低声地说。

“当然，当然。”这是他不耐烦的第一个表现。“我们不得不很仔细地审查您，您意识到了吗？您有着最完好的全面素质。您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啊。”

“嗯，好，”我声音低低地说：“这倒使人高兴，而且也很令人感兴趣。”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粗鲁地说：“你干什么，卡维尔先生？”

“不干！”

“不干？”他的脸变得死板板的了。“你说‘不干’？那么，这就是你对你的同胞深切关注的内容吗？”

“你自己不是说我的生意很不兴旺吗。”我打断他的话

说：“我已有三个星期不开张了，也许我三个月也不会有一个顾客登门。不过，”我又说，“你自己说我是这唯一的选择对象嘛。”

他那薄薄的嘴唇讥讽地歪扭着。

“那么说，你并不是断然拒绝去了？”他问。

“我并不截然拒绝。”

“要多少钱？”

“二百五十镑。每一程二百五十镑。”

“一言为定？”

“是的，一言为定。”

“那就请记住我说的话吧，卡维尔。”他举止随便起来了。

“是的，我记住。为了您的理事会，请信守诺言，遵从道德。这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交易。”

他盯住我看了好长时间，眼睛在厚厚的眼镜片后充满着敌意，接着又伸手到公文包里拿出扁扁的五小捆钞票，很干练地放在我面前，瞅了我一眼，说：“二百五十镑，分文不少。”

“或许该理事会伦敦分会应该为自己重新找一个秘书了。”我讥讽地说，“难道是他自己或者是该理事会就这样被多诈取一百五十镑吗？”

“都不是。”他嘴上讲着，眼睛望着我，两者都是冷冰冰的。他不喜欢我吧？“我们已提供了一个相当的代价了。不过，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事情上是得准备遇到敲诈勒索的。把你的钱拿去！”

“拿掉橡皮筋，把钞票堆在一起，一面点数一面分开。在我眼前放成五英镑一沓子，共五十沓！”

“天啊！”他那冷峻、谨小慎微的语调不见了，几乎是粗暴无礼的话语脱口而出：“难怪你从那么多工作岗位上给踢出来。”他扯掉橡皮筋，堆起钞票，分别点数。“喏，这儿，五十沓子。满意了吧？”

“满意了。”我打开我右手边的抽屉，捡起钞票、地址和长颈瓶，一起扔进里面并关上了它。这时马丁也将他公文包上的安全拉链拉上。气氛有些异常，或许是我显得过份的安静了吧，引得他机警地抬头望望，然后也象我那样不动声色。只是他的两眼继续睁得大大的，似乎要将一切的一切都收入他那无缘眼镜后面去。

“看！一支枪！”我有意让他明确意识到：“一支日本航雅奇九发自动手枪，保险机打开了，有个指示器，是全自动记数的。甭担心枪口上的透明胶纸，它只是用来保护灵敏性很高的机械结构的，后面的子弹穿得过它，也能穿透你。如果你有个双胞胎兄弟坐在你后面的话，它也照样能穿透他。把你胳膊放桌上！”

他将胳膊放在了桌上，保持着相当的沉静，就象人们从三呎远的距离看着对准他的枪管那样。不过，他的眼睛很快就回复常态了，对我所做的一切，他似乎毫不担心。这倒使我麻烦了，因为假如有人为此担心的话，那自然就是亨利·马丁自己了。可他这么一来，倒使得他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了。

“您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干事业的方法啊，卡维尔。”他的语音一丝不颤，反而含有一种赤裸裸的轻蔑之意：“这算什么？敲竹杠吗？”

“别傻了！你甭希望是敲竹杠。我已经拿了你的钱了。”

你早就问过我是否拿您当傻瓜了，可当时的时间和情况，要立即作出回答似乎不太恰当。现在我能给你回答了，你是一个傻瓜蛋。你之所以是个傻瓜蛋，是因为你忘记了我曾经在莫尔登研究所工作过。我在那儿是安全保卫的头，而任何一个保安头目的第一个职责，就是要知道在他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正发生着什么事。”

“恐怕我理解不了。”他说。

“您会理解的。这种疫苗是打算用来免疫哪种特别病菌的？”

“我只不过是一个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理人而已。”

“那没什么。要紧的是到现在为止，所有被制造出来的疫苗，已被单独贮存在英国埃塞克斯郡霍德大厅里了。问题是如果你那个长颈瓶是来自莫尔登研究所的话，那它盛的就不是疫苗，而可能是某一种或另一种什么病菌。

“其次，我知道任何人，不管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同情者或不是同情者，都不可能正常地从莫尔登研究所弄到最核心秘密的病菌，不管他是怎么样的聪明机智或偷偷摸摸都不行。当最后一个人离开实验室时，门上的那只走动十四个小时的钟就开始转动了，只有两个人知道使这钟不起作用的暗码。如果有什么东西要到里面去拿的话，就得使用武力和暴力才能拿得到。但那样一来，就立即会进行调查了。

“第三点，您说外交部坚定地站在你们一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为什么要用这些阴谋间谍的方式来接近我。要我去偷送疫苗吗？去华沙的外交邮袋不就是很好的方法嘛。

“最后，您最大的失策，我的朋友，就是您忘记了我曾经有相当的一段时间从事过一两种形式的反间谍工作。在英

国新建立的每一个团体或组织，都会自动地被密切注视。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这儿建立其总部时也是如此。我知道其中的一个成员，他年纪比较大，身强力壮，秃头，近视眼。他的每一点都完全与您是个对照。他的名字叫亨利·马丁，是该理事会伦敦分会的秘书。真正的好汉。”

他毫不吃惊地看了我一会儿，胳膊仍搁在桌子上，接着平静地说：“似乎没有什么更多的要说了，是不是？”

“不多了。”

“您要干什么？”

“把您送到特别分会去，还带上我们谈话的录音磁带。作为一个倒行的预防措施，我在您进入这个房间以前就打开了录音机。我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证据，可地址、长颈瓶和您在五十沓镑钞票上的拇指印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全部证据了。”

“看起来确实是我犯了个错误。”他承认道：“我们做个交易吧。”

“我不会被收买的。不会的，至少不会为了五十沓子可悲的五镑钞票而被收买。”

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轻声说道：“五百镑怎么样？”

“不！”

“一千镑？一千镑，卡维尔先生，眼下一千镑！”

“安静吧！”我伸手够电话，将听筒放在桌上，用左手食指开始拨号。当拨到第三个数码时，我办公室门上响了一阵急剧的敲门声。

我搁下听筒，走动起来，门外一无声响。马丁进入我房间时，走廊的门已经关了。要是不打铃，任何人也开不了那扇走廊门的。我没有听到铃响，也根本就没有响铃，可已有